

## 英雄的丰碑

读长篇小说《父亲的战车》

□王宏波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更不能失去对英雄的记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司汉科的长篇小说《父亲的战车》就是这样一部崇尚英雄的作品。

它以深情的讲述，徐徐展开那段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和激情燃烧的北大荒开发岁月，以淮生这位老战士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老兵精神——追求光明，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一心为公。

小说《父亲的战车》紧紧围绕着与主人公淮生有关的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淮生的人物原型则是作者的父亲司景生，这份真实底色托起了老兵精神这座英雄的丰碑。

小说以极为细腻的写实笔法，根据父亲的经历和参加过的战役，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朝鲜战场的长津湖战役等为写实基础，塑造了淮生这一英雄形象。作者在创作中不追求英雄的完美，而是尊重人物成长的发展脉络，让英雄从真实的生活中站立起来。淮生从第一次听到枪声时，“满脑子乱成一团”“生怕子弹打到自己身上”的胆怯，到后来在密集的炮火中炸毁敌人工事，再到深入敌人的阵地活捉俘虏，再到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正是在这种生与死的战争现实中，他一次次做出选择——选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奋斗，选择听党话、跟党走，在读者面前矗立起一座英雄的丰碑。同时，在厚重的历史背景中，还塑造了刘三枪、恒山、二胖、老温、陈捷、白浩等战友的英雄群像。

小说展现了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的英雄本色。淮生一生的每一步都是紧跟时代而前行，在1948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这位18岁的苏北沐阳青年，本计划在这一年的秋天，“和陆庄的美女陆小翠完婚”，可他看到“有七百多沐阳子弟参军入伍”，就毅然告别小翠参军，在无数次的战斗中，他勇

敢冲锋在前，成为智勇双全的基层指挥员……新中国诞生之初，朝鲜战争爆发，淮生赴朝作战，冒着长津湖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军。从朝鲜战场归来，淮生征衣未解，奔赴了新的战场——北大荒，以那股从不停歇的老兵精神，将亘古的荒原变成千里沃野。他又转战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这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人格逻辑——他这一辈子都在追问自己：“老兵，你应该做些什么？”而他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将自己融入伟大的时代之中。

这部作品在展开宏大叙述时突出地域特色。在朝鲜战场，“新兴里连续的大雪，让大战的长津湖和盖马高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风雪扫荡了一切存在的痕迹”“暴风雪越来越大”“高地上的战士有时对面走来会撞上”“被冻僵的战士雕像般保持战斗的姿态向着山下”……这些叙述展现出了一个整体的地域环境，以此强化了战争的艰苦，彰显出英雄的斗志。在北大荒，这里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飘向远方的马铃声，有舒展羽毛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大雁，但艰苦的自然环境让开发建设困难重重。小说中对于相关情节的描写，多角度地呈现出了淮生的人物性格——战场上淬炼出来的刚硬和黑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韧性，彰显了淮生这些老兵勇于奋进、挥洒热血的崇高精神。

老兵精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文学作品中，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往往戛然而止在凯旋的欢乐中。但这部作品却让老兵精神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淮生在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战争考验后，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开始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发展和生态的关系。在北大荒的开发中，他发现地方盲目扩大土地面积，毁林开荒时，他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这样大面积开荒，

大兴安岭要变成荒山秃岭！”他说：“谁要敢毁林开荒？那就从我身上压过去！”他向上级领导反映了这种情况，得到了充分肯定，立即停止毁林开荒，要保护好大黑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片绿水青山，实现了从革命战士到垦荒人再到生态卫士的精神升华，让老兵精神在新时代闪闪发光。

这部作品中，对于情节的描写既不是一笔带过，也不是全面展开，而是让宏大的叙事始终服务于“写人”这个最高目标。通过描写淮生等一批具体英雄的境遇，以及他们在不同环境里的独特经历，折射出时代的背景。这样的结构让故事情节始终有一种潜在的情感力量牵动着读者的心弦，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熔铸成淮生等老兵的文学形象，向今天的读者讲述着那些不能忘记的岁月。

《父亲的战车》不仅写了战争、开发、建设，也写出了高尚的人性、纯洁的爱情，这无疑增强了人们对于玉汝于成的理解。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美好。

作者司汉科怀揣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近二十年间，与父亲进行了若干次深入访谈，查找了大量相关资料，以98岁老兵父亲的一生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同时，他在这部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反映长津湖战役的中篇小说《1950，那个寒冷的冬天》，并整理出版了父亲的回忆录《老兵司景生》。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他对自己父亲那一代人——老兵精神的一次整体性的文学表达。

英雄的主题是永恒的，是永远被作家、诗人和一切艺术家讴歌的。然而，历史的硝烟正被人们淡忘，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老兵也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战车》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是否还记得来时路？我们是否还在传承着这份精神？

## 经典重温



## 体悟陪伴的重量

重温电影《寻梦环游记》

□李宣池

热闹的音乐是唤醒思念的药剂，我为你写一首歌，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去，但灵魂乐章会冲垮生命的束缚继续为你轻声歌唱。横跨漫长的天人之路，当你老去的时候，看这瑰丽的灯火万家，摇曳的烛光千年，不如坐在床头静候星光璀璨。迪士尼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同时讨论了两个哲学问题：生命的终点是什么？人因何而活？

影片将背景定位在墨西哥亡灵节的日子，巧妙地引入一段有爱的亡灵情节，展现了一场奇幻的寻梦之旅。影片故事的矛盾点是一个我们经常谈及的话题，这个话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但是这个话题也一直没有一个真正合理的结局，关于梦想、家人和生活。小男孩米格拥有着超乎寻常的音乐天赋，梦想有一天能成如歌神德拉库斯一样的人，但由于米格的曾曾祖父曾经在自己的梦想与家人中做出了取舍，导致米格的家人无一例外坚决反对音乐及音乐相关的一切。这是一个经典的“我要追逐梦想不顾家人反对”的励志招牌，而影片接下来的故事并非想象中那样是一段关于励志逐梦的影片，而是用真诚与美好灌输给人们一个理念——“爱”。

在亡灵节的当天，一个小小的意外让小男孩米格受到了诅咒进入冥界，并在此看到了无比震撼的奇幻神秘景象，一些看似无序但又至关重要的偶然事件接踵而至，引导着米格踏上了一段震撼心灵、感动非凡、永生难忘的旅程。影片对布景和色彩的把握极具神传，在冥界的奇幻建筑和瑰丽壮美的万寿桥上，都能看出电影神乎其技的色彩把控，这样的色彩精美度往往可以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将观众直接带入情景与故事之中，省去了复杂的叙事，可以说是无招胜有招了。

影片进程非常快，节奏紧凑，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推敲，这可以说是迪士尼影片一贯的风格。故事情节方面，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可以说是以两个哲学问题为核心来讲述的，人因何而活？米格似乎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又不能坚定自己的想法，冥界之旅米格更加想追寻的也许并非梦想，而是一个答案。米格的心路历程经历了复杂的阶段，从最开始认为音乐是自己人生的目标，对反对阻挠自己梦想的家人既无奈又失望，想极力摆脱这群对自己可有可无的家人。直到在冥界遇到自己的偶像歌神德拉库斯，并了解其真正面目后，又陷入了深深的迷惘，米格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和当初的想法。直到与米格家族的争议人士——自己的曾曾祖父埃克托相认之后，完成精神层面的蜕变与成长。

我们常提到陪伴家人、守护彼此、亲情的话题，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被自己的言语麻痹。《寻梦环游记》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每个人又找到了陪伴与守护的意义，这时的我们又流下了那种大彻大悟的眼泪。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优秀的电影不在于表现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表现出来。在同样表达亲情温暖这个题材上，《寻梦环游记》的思路似乎总是更加超前，更具奇思妙想。从冥界的视角来看人间，逝去人们的灵魂每日每夜都在思念着我们、牵挂着我们，冥界人们的记忆和思想都停留在人间的记忆，对人间亲人的牵挂是他们灵魂存在的唯一支柱。倘若有一天在人间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还记得你时，那么在冥界你的灵魂便会消逝，这也就是《寻梦环游记》中的终极死亡的概念。对于“生命的终点是什么？”影片给出了答案。生命的终点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从某一时刻开始你的所有亲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记得你，你被亲人遗忘的时候你的灵魂便无任何意义。

米格的曾曾祖父埃克托被米格家族定为罪人，全家族的人都在尽力遗忘他。只有他唯一的女儿可可也就是米格的曾祖母，仍在年近之际竭力想记住自己的爸爸，而在可可因为年纪的原因马上就要遗忘埃克托的时候，了解真相的米格回到人间，为自己的曾祖母唱一首《请铭记我》时，我能听见影院中不时传来的哭泣声。这部电影，感动人心的是它的真诚与简单。这是一部值得所有人去观看的影片，希望每个人都明白铭记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 丁香花开 微光永存

评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文/摄 李明徽

## 抉择：身陷长夜，向死而生

在上半场中，最令观众动容的应属《奶油蛋糕》这一唱段。17岁的罗世诚在被捕后，展现出青年的热血无畏。为了保护自己的偶像，坚守崇高的信仰，他靠着奶油蛋糕和酒心巧克力的热量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以英勇就义的选择践行了爱国的誓言。“奶油蛋糕，再给我一点力量”，他将身躯投入烈火的拥抱，化作永不磨灭的勋章。

罗世诚的牺牲，如流星撕裂夜幕。姐姐柳絮影将他的钢笔转送给了王一民。这支钢笔是罗世诚生前用来刺杀五皇唯一的工具，虽然刺杀失败，但坚韧的意志却永远留了下来。而柳絮影高唱“我注定孤单，哪怕要穿越烈火淬炼的彼岸”，既表达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是“点燃誓言”“冲破黑暗”的愿景，更是在时代洪流中“我将承受这孤单”的坚定抉择。

当日本侵略者试图用“朗朗天”掩盖“茫茫夜”，青年们用创作铭记不屈的斗争。

北方剧团的塞上萧和柳絮影创作剧目《茫茫夜》，以此讽刺那风雨如晦、动荡不安的时局。日本高官五皇唯一以各种卑劣手段说服塞上萧创作了一首歌颂“大东亚共荣”的歌曲——《朗朗天》。塞上萧在爱情与信仰中两难，最终投江明志，用生命完成了最后的抉择。“松花江啊，请记住我模样，就让死亡比活着更坦荡”“熄灭了信仰的光芒，用生命划下最后一章，能否换你为我鼓掌”……《爱情与信仰》一曲结束，剧场内掌声雷动。

试想，夜幕笼罩下的哈尔滨，有多少民众面临着同样的抉择？笔下该创作什么，又该对什么缄默不言？心中该信守什么，又是否该对爱情抱有憧憬？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并非易事。而在当时，每一个抉择，更是关乎生死。

卢淑娟、罗世诚、柳絮影、塞上萧等人并非像王一民一样，需要在危机四伏的隐秘战线上时刻准备着为信仰献出生命。他们是世家子女，是学生，是演员，是在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人。但正因如此，他们的抉择才更具千钧之力。

当微光四起，黑暗便无处遁形。



现场画面。

## 记忆：花落无痕，香随风行

五皇唯一期待的“水墨丹青”落了空，乌龟画作被五皇一郎挂在墙上又撤下。画作最终的去向，不得而知。但无论画的主体是否完好存在，它所承载的精神却从未消失。一支钢笔，能有多重？它曾被一位17岁的少年握在手中，颤抖过，或许也犹豫过，但最终刺向了侵略者。它从一个人的手中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夜幕下独立的人连接在一起。五皇唯一想要的是“朗朗天”，让人民遗忘黑暗，接受粉饰的太平、美化山河破碎的苦难记忆。而塞上萧创作的是“茫茫夜”，试图用创作来铭记暗夜，戳穿侵略者的伪善。

然而，这些用生命发出微光的人，大多没能够亲眼看到天亮。他们留下的痕迹或许微不足道，可能也并没有直接改变当时的历史走向，但他们在暗夜中发出来的微光，会被一幅画记住，被一支钢笔记住，被一部剧记住，进而汇聚成穿透长夜的曙光，直至穿过漫长的黑夜，呈现在世人面前，形成鲜活且滚烫的历史记忆。

这应当就是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想传递给当代观众的精神内核——微光终将穿透长夜，信仰的星火足以燎原，记忆终会沉淀为历史的底色。

## 永恒：年年春风，岁岁丁香

然而，历史的底色何以永恒？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将记忆或刻于甲骨、铸于青铜、凿于石碑，或书于简牍、绘于丝帛。造纸术发明后，人们用纸张来书写历史。而在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用电视剧、电影、音乐剧等更加形象、可被反复演绎的形式，践行着同样的使命——守护珍贵的记忆。

数千年俯仰而过，记忆的载体在变，但人类对抗遗忘的本能从未改变。

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就是主创团队为那段风月两月精心构筑的记忆载体，更是献给当下观众的一份礼物。这或许正是当代文艺作品的意义，为历史记忆提供另一种书写方式，通过歌声与舞台让历史重新被感知。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有：“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将《史记》托付给未来。而今时今日，我们将记忆托付给音乐剧和舞台。

哈尔滨的丁香花在每年春天如期开放。花开有期，花落有时。但只要有人记得，只要这些历史还在被讲述、被传唱，那么记忆的芬芳就不会消散。

每一场演出，都是微光的复燃，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都是记忆的延续。在《丁香花开》的歌声里，那些曾经在夜幕下奋力前行的不屈灵魂，抵达了另一种永恒。



《父亲的战车》司汉科 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 2025年10月



请关注文流APP  
文流频道·天鹅专栏